



杨端志 著

殷焕先 校订

训诂学

下

山东文艺出版社

06837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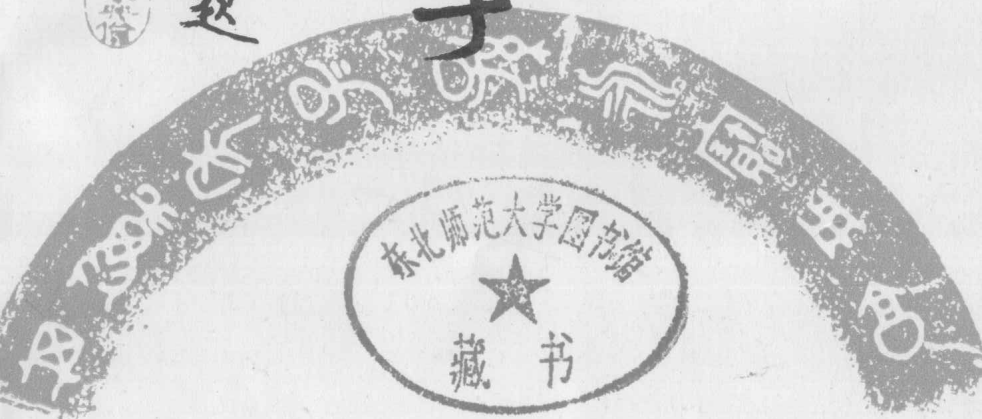
訓詁學



孟倫題



00390210



下

鲁新登字第3号

训 诂 学

杨端志 著

殷焕先 校订

※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章丘第二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23.125印张 4插页 514千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2版

1992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001—9,000

ISBN 7—5329—0835—6

I·754(全二册)定价15.50元

杨端志
殷焕先

著
校订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下编 训诂学发展简史

第十章 训诂的萌芽时期(先秦)^(S)

由“训诂的起因”一节我们知道，汉语的训诂萌芽于先秦时期。这一时期的训诂材料主要记载在典籍的正文中。现在，我们讨论萌芽时期训诂的一般情况。

第四十四节 萌芽时期训诂的内容

这里说的内容，主要指这一时期的训诂解释了语言中哪些东西。可以说非常丰富，有释词、释句、释段、释篇、释语法，还有大量的同义词辨析。

(一)释词

(1) 释名词，如：

《易·系辞上》：“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

又“制而用之谓之法。”

又“一阴一阳谓之道。”

《孟子·梁惠王下》：“老而无妻曰嫠，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

《周礼·冬官·考工记》：“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

黽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

又《夏官·司弓》：“句者谓之弊弓。”

《礼记·射义》：“酒者，所以养老也。”

《公羊传·昭公元年》：“上平曰原，下平曰隰。”

又《庄公七年》：“恒星者何？列星也。”

又《僖公二年》：“哀姜者何？庄公之夫人也。”

《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水北为阳，山南为阳。”

(2) 释动词，如：

《易·系辞上》：“负也者，小人之事也。”

又“一阖一辟谓之变。”

《左传·文公三年》：“凡民逃其上曰溃，在上曰逃。”

《国语·鲁语下》：“咨才为諏，咨事为谋，咨义为度，咨亲为询，忠信为周。”

《孟子·尽心下》：“征者，上伐下也。”

《公羊传·庄公十九年》：“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姪娣众。”

《谷梁传·隐公五年》：“常事（视）曰视，非常曰观。”

又“震，动也。”

(3) 释形容词，如：

《易·说卦》：“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

又《丰卦》：“丰，大也。”

又《大壮·彖传》：“大者，壮也。”

又《系辞下》：“幾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

《左传·成公二年》：“贪色为淫。”

又《宣公二年》：“杀敌为果，致果为毅。”

《孟子·离娄上》：“泄泄，犹沓沓也。”

《礼记·乐记》：“肃肃，敬也；雍雍，和也。”

《公羊传·桓公九年》：“京者何，大也。”

(二)释句，又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逐词解释一个句子，如：

《公羊传·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又《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初者何？始也。税亩何？履亩而税也。”

(2) 点明含义，如：

《易·乾卦·文言》：“‘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

《左传·成公九年》：“《诗》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匮。’言备之不可已也。”

(3) 推因，即解释所以这样记载的原因，如：

《春秋·文公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左传·文公二年》释之曰：“二月丁丑，作僖公主，书不时也。”

(4) 释句子表达的事理，如：

《春秋·成公十五年》：“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左传·成公十五年》释之曰：“春，会于戚，讨曹成公也。执而归诸京师，书曰‘晋侯执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其民，诸侯讨而执之，则曰‘某人某侯’，不然则否。”

(5) 阐明事实，如：

《春秋·文公五年》：“秋，楚人灭六。”《左传·文公五年》释之曰：“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

(6) 补充事实，如：

《春秋·宣公十三年》：“冬，晋杀其大夫先穀。”《左传·宣公十三年》释之曰：“冬，晋人讨邲之败，与清之师，归罪于先穀而杀

之，尽灭其族。”

(三)释段，如：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诗》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国，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九德不衍，作事无悔，故袭天禄，子孙赖之。”

上面这段话是公元前514年晋大夫成鲋回答魏献子所提出的问题的一部分。其中的《诗》指《诗·大雅·皇矣》第四章。此章共十二句，前八句叙述文王建立王业的历史，后四句是对文王德行的概括。成鲋对前九句解释了其中的僻词和重点词，对后三句则进行了串讲。其实，串讲也是对全章大义的概括。

(四)释篇，如《国语·周语下》载晋叔向解《诗·周颂·昊天有成命》(见“训诂的起因”节)。

(五)释语法，这分为释词序和释虚词两种情况。

(1)释词序，如：

《公羊传·僖公十六年》：“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雩(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曷为先言雩而后曰石？雩石记闻，闻其雩(音 tiān，石头落地声)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

又《襄公二十三年》：“秋齐侯伐卫，遂伐晋。八月，(鲁)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榆，何为先言救而后言次？先通君命也。”

又《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何为先言次而后言救？君也。”

先秦时代典籍正文中解释词序，主要是从事情发展先后的形式逻辑来说明的，但实际上可以看作解释了语言中的词序问题。

(2) 释虚词

释虚词要比释词序出现得早，也更为成熟，有些解释，今天用现代语法学的观点来看，仍然是正确的。解释到的虚词有介词、连词、副词等。例如：

《春秋·庄公七年》：“星陨如雨。”《左传·庄公七年》解之曰：“星陨如雨，与雨偕也。”按：《左传》的意思是：“星陨如雨”就是“星落而且下雨”，“如”当“而，而且”讲，“与雨偕也”实际讲了此义。

《公羊传·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婁父盟于昧。及者何？与也。会、及、暨，皆与也。”

(六) 辨析词义

训诂是沟通古今方俗语言的意义的。对难懂的一个词、一句话、或者一篇文章，包括语法现象进行解释是必要的。但就一般情况来讲，古今方俗语言交际上的困难主要是词的问题，那么，训诂的重点也应该是词义问题，上面所举大量解释各种词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但更能证明这个问题的是先秦训诂中出现的大量的对同义词、近义词以及意义相关的词的辨析。

语言是反映社会的直接现实，词汇对社会的反映更是灵敏。先秦时期的训诂正是首先抓住那些最能立刻反映社会变化的与社会制度、生活习俗有关的词来辨析的。从这点上讲，可以说，汉语的研究最先是从小词汇研究开始的。这些辨析词义的材料，说明先秦时期人们认识语言的能力已经很强，对汉语言学史和训诂学史都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按他们辨析的词的词义来分，

可归纳为三大类：第一是政治生活用词；第二是军事战争用词，第三是农业、畋猎用词。

第一，政治生活用词辨析

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统治阶级特别强调“正名”。这样，称谓就成了维系统治的工具，因而首先对此类称谓词辨析得十分细致。周天子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称谓之词辨析例：

《礼记·曲礼下》：“君天下曰天子；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践阼临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临诸侯，眡（音zhěn，致意，祝告）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复曰天子复矣；告丧曰天王登假；措之庙，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丧曰予小子。”

《谷梁传·隐公七年》：“（嗣君）少曰世子，长曰君。”

诸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称谓之词辨析例：

《礼记·曲礼下》：“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天子同姓谓之叔父，异姓谓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国曰君，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於内自称曰不穀，于外自称曰王老。”

又“诸侯见天子曰臣某侯某，其与民言自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嫡）子孤，临祭祀，内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孙某侯某，死曰薨，复曰某甫复矣，既葬见天子曰类见，言谥曰类。”

士大夫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称谓之词辨析例：

《礼记·曲礼下》：“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自称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国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称曰某。”

《仪礼·士相见礼》：“自称于君，士大夫则曰下臣；宅者在邦则曰市井之臣，在野则曰草茅之臣。”

各职自称之词辨析例：

《礼记·玉藻》：“凡自称，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诸侯之于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边邑，曰某屏之臣某，其于敌

以下曰寡人；小国之君曰孤，摈者亦曰孤；上大夫曰下臣，摈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摈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摈者曰寡君之嫡；公子曰臣孽；士曰传遽之臣，于大夫曰外私。”

各职及庶人之配偶称谓之词辨析例：

《论语·季氏》：“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

《礼记·曲礼下》：“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

又“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夫人自称于天子曰老妇，自称于诸侯曰寡小君，自称于其君曰小童，自世妇以下自称曰婢子。”

一般人出仕地方不同，称谓也不同：

《礼记·礼运》：“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仆。”

对他们的称谓之词，辨析之细，简直惊人！对他们的活动之词，辨析亦甚详。例如：

《周礼·春官·大宗伯》：“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觐（音 tiào）曰视。”

《礼记·曲礼下》：“诸侯未及期相见曰遇，相见于郄地曰会，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约信曰誓，涖牲曰盟。”

又《少仪》：“朝廷曰退，燕遊曰归，师役曰罢。”

《公羊传·隐公十一年》：“诸侯来（鲁）曰朝，大夫来（鲁）曰聘。”

就连死后尊卑称谓也不同，也有明确的辨析：

《礼记·曲礼下》：“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在床曰尸，在棺曰柩。”

《公羊传·隐公二年》：“曷为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

丧礼所送物品不同，名称也不同，也详加辨分，例如：

《穀梁传·隐公元年》：“车马曰赗（音 fèng），衣衾（音 qīn，被

子)曰繇,贝玉曰含,钱财曰赙(音fù)。”

同一关系,生人死人称之为词也不同,并给以辨析:

《礼记·曲礼下》:“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嫔。”

对死者的祭祀之名称,也因时间不同而相异,详加区辨:

《礼记·王制》:“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禘(音yào),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

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婚配又是组成家庭的主要手段,这样就不得不极为重视而纳入“礼制”的范围。所以对与婚配有关的词语也作了精详的辨析,例如:

《左传·桓公二年》:“嘉耦曰妃,怨耦曰仇。”

又《庄公二十七年》:“凡诸侯之女,归宁曰来,出曰来归。”

又“夫人归宁曰如某,出曰归于某。”

《公羊传·隐公二年》:“女曷为或称女,或称妇,或称夫人?女在其国称女,在涂(途)称妇,入国称夫人。”

人们的年龄是从事社会活动的根据之一,所以也从岁数上辨析了名称的异同:

《礼记·曲礼下》:“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壮;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

第二,军事战争用词辨析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名存实亡。各诸侯国之间,互相侵伐,战争频繁。因此,使得对军事战争方面的词语,分工细,辨析微。首先是把编制名称的用词意义区分得非常明确,例如:

《国语·齐语》:“五人为伍。”

又“五十人为小戎。”

又“二百人为卒。”

又“二千人为旅。”

又“万人为一军。”

《周礼·夏官》：“五人为伍。”

又“二十五人为两。”

又“百人为卒。”

又“五百人为旅。”

又“二千有五百人为师。”

又“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①

对军队驻扎与行动的词语也进行了辨别。例如：

《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

又“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

对战争胜负之词语辨析例：

《左传·文公十五年》：“凡胜国曰灭之，获大城焉曰入。”

又《庄公十一年》：“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俊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

军事活动中，与国君、太子、大夫有关词语的辨析例：

《左传·闵公二年》：“（太子）从曰抚军，守曰监国。”

《公羊传·庄公二十三年》：“君死于位曰灭，生得曰获，大夫生死皆曰获。”

对战争与其他事务计功名称也有明确辨析，例如：

《周礼·夏官》：“王功曰勋，国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劳，治功曰力，战功曰多。”

与战争或动乱有关的其他词语辨析例：

《左传·文公七年》：“兵作于内为乱，于外为寇。”

又《宣公十八年》：“凡自内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音 qiāng）。”

《公羊传·隐公五年》：“将尊师众称某率师，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卑师少称人。”

^① 《国语》与《周礼》记载不一致，这也是古书传述有不同的例子。

第三，农业、畋猎用词辨析

这部分词义辨析，不如政治活动的和军事战争的多。又可细分为两项。一项是行政区划词义的辨析，一项是农业、畋猎本身有关词义的辨析。

春秋战国时候，对行政区域的名称分得比较细，因为它们分别保证着各级贡赋的供应和对周天子负着这样那样的责任。名称辨析得尽管细微，但仍存在着名称同范围不同，范围同名称不同的问题，大约这仍然是典籍传述有异同的关系造成的。例如：

《国语·齐语》：“五家为轨。”

又“十轨为里。”

又“四里为连。”

又“十连为乡。”

《周礼·地官·大司徒》：“五家为比。”

又“五比为闾。”

又“四闾为族。”

又“五族为党。”

又“五党为州。”

又“五州为乡。”

又《地官·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鄹，五鄹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夏官·大司马》：“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具体农业方面的词义辨析不多，只是辨析了歉年按品种歉收数量命名的部分词义，这大概是当时农业丰年不如歉年多造

成的。例如：

《穀梁传·襄公二十四年》：“一穀不升谓之赚，二穀不升谓之饑，三穀不升谓之谨，四穀不升谓之康，五穀不升谓之大侵。”

畋猎方面的词义辨析也不多，主要是区分了四时畋猎的名称：

《穀梁传·桓公四年》：“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音 sōu），冬曰狩。”

以上大量的例子说明，春秋战国时代，词义辨析，已经分辨到同义词、近义词的意义范围不同，感情色彩不一，适用场合有异等，这在汉语言学史和训诂学史上应是个很突出的贡献。

第四十五节 萌芽时期训诂的方法

这里还是只谈解词的方法。

先秦汉语的词汇，单音词占绝对多数。单音词在书写形式上就是单字（当时，人们把字称为“文”或“书”）。因此，古人习惯把词看作字。先秦时期人们就已发现字是有形、有音、有义的，所以，训诂常常从字的形体结构、声音、意义三方面来进行，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形训、声训、义训方法的最早形式。这三种方法，先秦时期就已得到比较广泛的使用。

（一）形训，例如：

《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

又《宣公十五年》：“故文，反正为乏。”

又《昭公元年》：“于文，皿蟲为蠱。”

《韩非子·五蠹》：“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

(二)声训^①

声训又可归结为两种情况：(一)同音相训；(二)音近相训。

(1) 同音相训

同音相训，包括下面几种类型。第一，以本字为训，即被释词的意义，当为它作为本字原来的意义。例如：

《易·序卦》：“剥者，剥也。”

又“比者，比也。”

又“蒙者，蒙也。”

又《系辞下》：“象也者，象也。”

《礼记·郊特牲》：“夫也者，夫也。”

又《乐记》：“乐者，乐也。”

又《祭统》：“齐之为言齐也，齐不齐以致齐者也。”

又《中庸》：“人者，人也。”

《孟子·滕文公上》：“彻者，彻也。”

《公羊传·庄公元年》：“孙犹孙(逊)也。”

《穀梁传·庄公元年》：“孙之为言孙(逊)也。”

这种方法违反以已知求未知的法则，两汉以后一般就不再被使用了。

第二，以被释字的偏旁为训，即被释字的意义应当是它的声旁字的意义。例如：

《论语·颜渊》：“政者，正也。”

《左传·宣公三年》：“姁，吉人也。”

《孟子·尽心下》：“征之为言正也。”

《礼记·表记》：“仁者，人也。”

《公羊传·庄公十九年》：“娣者何？弟也。”

第三，以后起字为训，即用后起字解本字。例如：

^① 关于声训的评价，请参看第六章。

《易·序卦》：“兑者，说(悦)也。”

又《咸卦》：“夬者，决也。”

又“咸，感也。”

《公羊传·庄公九年》：“成者何？盛也。”

第四，以相同声符的字为释。例如：

《孟子·滕文公上》：“庠，养(養)也。”

《礼记·郊特牲》：“富也者，福也。”

又《礼器》：“禮也者，犹體也。”

又《射义》：“泽者，所以择土地也。”

第五，以字体不同的同音字为训。例如：

《孟子·滕文公上》：“校者，教也。”

又《滕文公下》：“洚水者，洪水也。”

《礼记·乐记》：“德者，得也。”

(2) 音近相训。例如：

《易·说卦》：“乾，健也。”

又《序卦》：“履者，礼也。”

又“离者，丽也。”

又“晋者，进也。”

又“颐者，养也。”

又《杂卦》：“復，反(返)也。”

《大戴礼记·浩志》：“幽，幼也。”

又“明，孟也。”

《礼记·射义》：“祈，求也。”

又《中庸》：“义者，宜也。”

《公羊传·桓公八年》：“譏，亟也。”

《穀梁传·隐公元年》：“父，犹傅也。”

《易·序卦》：“坎，陷也。”

又“蹇者，难也。”